

慢火車 載着孩子走出大山

“我也希望我在這個慢火車上一直工作下去，能看到更多大山深處的孩子走出大山，把日子過得越來越好。”

在高鐵路網密布、追求速度效率的時代，西南一隅的大涼山，依然穿行着平均時速不到40公里的「慢火車」。在這片曾被認為是「中國最窮的地方」，火車是連接外面世界最主要的途徑。它是孩子們的「校車」，病人的「救護車」，新嫁娘的「婚車」，謀生的「希望之車」。數十年來，這組列車售着沒漲過價的車票，沿着沒更改過的路線，日夜穿行，見證着大山的變遷。

漫步車廂，如同踏入一座熱鬧的村莊。人們賣着香椿、折耳根、蕨菜。一筐子雞被主人裝成一朵花的形狀，嘎嘎叫的鴨子使勁從口袋裏探出腦袋。這趟火車票價最高25.5元，最低2元，已30多年沒有變。

46歲的劉偉是5633/5634次列車的列車長。自從初中畢業，他就值乘在「慢火車」上，至今已28年。28年，劉偉的工作態度沒有變過；28年，他所值乘的「慢火車」卻一直在變化……

過去，老鄉們帶上火車的貨物基本是清一色的土豆、蘋果。如今，人們賣着香椿、櫻桃、核桃、花椒、羊肚菌……各色農產品隨四季更替。車窗外，沿途的景色也不斷變化。土坯房少了，越來越多的老鄉住在新樓裏。近年來，易地扶貧搬遷幫助不少家庭從山上搬到山腳下，孩子們趕火車更方便了，越來越多的孩子靠知識改變自己，走出大山。「慢火車」承載着他們的夢想，帶着他們向着未來前行。

高鐵時代，中國仍保留81對「慢火車」，它獨特的節奏為偏遠山村帶來無限生機。



◀老鄉們帶上火車的貨物多種多樣，見證大山深處變化。
新華社

聽電影 用聲音「看」光影世界

“世界不只需要被看見，也需要被聽見。”

中國約有1732萬視障人群，如何滿足視障人士的精神文化需求？這是一道必答题。

中國傳媒大學「光明影院」項目的志願者蔡雨說，「我們所做的就是把我們對電影畫面的描述，加到電影對白和音效的間隙，讓他們（視障人士）也能夠有機會去理解大銀幕上講述的故事。」志願者們用意象化的表述去描述（畫面），「紅色我們就說熱啊、燙啊、溫暖啊，用這種體感或者感知的感覺（去描述）。」

9歲的陳禹心是北京市盲人學校四年級學生，她說，「我平常喜歡看電影但找不着機會，看電影的次數特別少。我沒去過電影院。」

「用聲音傳遞色彩，用聆聽感知藝術，歡迎來到『光明影院』……」影片開始了，一場場公益放映活動為視障者打開了通向光影世界的大門，伴隨着志願者的釋讀，一部部色彩斑斕的電影點亮了視障者的精神世界。影院的光，打在他們的臉上，「看」電影這件曾經奢侈的事，正在走進他們的日常生活。「光明影院」項目的志願者們堅信，「世界不只需要被看見，也需要被聽見。」

截至目前，「光明影院」這個大學生團隊已經加工製作了400多部無障礙電影，讓中國200多萬名視障者「看見」了他們的作品。

懇談會 美好生活「談」出來

“與居民利益相關，必定邀其本人參與。”

2021年8月，浙江省溫嶺市太平街道舉行了小區改造論證會。設計單位的負責人介紹說，「小區外立面原先是瓷磚做的，到現在已經二三十年了，不同程度的出現了開裂脫落。目前考慮是做一個玻璃鋼雨棚……」一位居民擺擺手，打斷了負責人的發言，「你搞得再漂亮也沒用，沒有業委會強制的話，盡量就不要搞了。」隨後，參會人員各自發表着自己的看法，負責人耐心地傾聽居民的意見。

據溫嶺民主懇談會的發起人陳奕敏介紹，像這樣的民主懇談會，只要是與居民利益相關的問題，就一定會邀請本人參與。20多年來，溫嶺共召開了民主懇談會3萬餘場，解決了環境污染，舊城改造等問題。作為一種基層民主協商機制，在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激盪中，民主懇談會通過平等對話了解分歧，通過民主協商找到最大公約數，進而凝聚力、化解風險。



◀陳奕敏（中）與管理人員討論民主懇談會。
視頻截圖

民主 自由 人權 中國人共同的追求

身邊故事

【大公報訊】由新華社、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出品的紀錄片《共同的追求》已上線，影片主要講述普通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故事。該影片由新華社記者拍攝，分為《聽電影》、《遞民意》、《慢火車》、《草方格》、《懇談會》、《望夕陽》6個小故事，這些事跡記錄的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追求，更是全人類一直在追求的共同價值。

▲大涼山「慢火車」上學生們在寫作業。
新華社

▼馬俊和的團隊正在種植梭梭。
視頻截圖

▶王欣感謝國家沒有放棄救治新冠重症老人。
視頻截圖



▶柴閃閃正在了解外賣人員的工作狀況。
視頻截圖



草方格 無垠沙漠種出綠洲

“找到與沙漠共生的生存之道。”

「十七年前有人說，民勤綠洲將會在2021年消失，那將會導致我無家可歸。」民勤返鄉治沙人馬俊和看着眼前的沙漠，「剛開始出去的時候，別人一聽我是民勤出去的，都是說我是生態難民。」

但馬俊和並不同意，他希望改變這一切。懷着一腔熱血，他果斷地辭掉了外面的工作，回到了家鄉，希望把民勤的沙漠全都種上草方格。如今，原先一望無垠的沙漠上，已經長出了耀眼的「綠地」。

目前，民勤綠洲的治理已經有了明顯的效果。這不僅僅是因為本地人的付出，也有全國人民的支持。

隨著互聯網的興起，馬俊和借助微博、微信公眾號、短視頻等多個渠道，從全國招募支援者，得到了許多人的響應。同時，馬俊和也將水果和治沙聯繫在了一起，他在直播平台上銷售蜜瓜，顧客只要購買一箱蜜瓜，他的團隊就會為其種下一棵梭梭。

最後，馬俊和站在民勤綠洲上說：「我們要保護好綠洲，找到和沙漠共生的生存之道。」

得益於草方格的治沙措施，中國沙漠化面積正在以年均2424平方公里的速度持續縮減，走上了從「人與自然和解」到「人與自然和諧」的道路。

望夕陽 不放棄每一條生命

“我都一把年紀了，國家都還沒有放棄我。又給了我一次機會。”

上海音樂學院外籍教授劉鍵，接通了曾經身患新冠肺炎的90歲老人王欣的視頻電話，詢問王欣的身體近況的時候，王欣笑着揮手說，「身體蠻好啊！」

劉鍵凝視着琴架上一張照片。照片上，一位醫護人員身穿防護服站在一位患者的病床邊，兩人在廣場一起欣賞夕陽。這名患者就是王欣。劉鍵說，自己曾經也是在網上看到了這張照片，才知道這個故事。劉鍵說，當時看到這張充滿希望的照片的時候，感嘆道：「這就是音樂。」隨後他拿起了筆創作了《方舟之光》。這張照片也讓劉鍵感受到了國家的偉大。「在這場疫情當中，我們國家救下了許多的老年人，相比於救年輕人花了更大的力氣。但從來沒有聽說過放棄老人。一視同仁。」

王欣拉着小提琴，談起了當時住院的感受：「我都一把年紀了，國家

都沒有放棄我。又給我一次機會。」據統計，武漢抗疫期間，共有3600多位80歲以上的高齡患者出院。



▲去年3月5日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，醫護在護送王欣做CT途中，兩人欣賞了一次久違的日落。

遞民意 快遞小哥為民發聲

“像我這樣來自最一線、最基層的代表，佔了將近五分之一。”

送餐途中猝死卻只能獲得2000元「人道主義補償」，去年年底發生在外賣送餐騎手韓某某身上的遭遇，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。「像家政工、快遞小哥，他們的生活狀態、工作狀態，我是深有體會的。這個群體的大多數人都是從農村進入城市，本身的保障就不足。一旦出現意外的傷害，對家庭負擔是更大的。」柴閃閃說。2004年，他從湖北來到上海；如今，他是全國人大代表，也是郵政快遞小哥。

在廣泛調研、聽取外賣配送、快遞小哥等一線靈活就業群體的心聲之後，柴閃閃醞釀了《關於完善新業態下靈活就業勞動者社會保障的建議》，在今年兩會期間，將一線勞動者的囑託和期盼帶去了北京。

「讓我想不到的是這次發言結束，第二天我再去開會的時候，桌上已有人力資源部的回覆。他們對我提的一些建議進行補充完善之後，然後就發布了。」

「像我這樣來自最一線、最基層的代表，佔了將近五分之一。」「讓每一個普通勞動者在這個互聯網時代，能夠可以通過自己的一個努力，在每個人所處的平凡崗位上，更好地追求自己嚮往的美好生活。」柴閃閃說。